

楼前的喜鹊窝

姜德照

以前也没太注意,今天中午突然发现,教学楼前那条小径的行道树上,兀然出现了一个喜鹊窝。这个喜鹊用街来小枯树枝搭起的不大的喜鹊窝,架在一棵碗口粗细的梧桐的树冠顶部。在枝叶茂密的时候肯定不够显眼,而此时是初春三月,树干刚刚泛绿,枝桠仅仅冒出绒绒一点,这喜鹊窝就遮不住了。天气转暖,当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楼前漫步或在长椅旁书时,不时地飞下来几只喜鹊,在她们前方或侧方觅食、逗留,而就在此处楼前的台阶上,三年前,在那个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我送走了我在这个校区所带的毕业生班级,并在这个楼前与学生一起合影留念。当时高校毕业生临近毕业,学校通知毕业班的学生自愿返校,不能返校的同学,毕业相关的材料与行李,由学院辅导员代为处理。虽然如此,毕业生同学还是陆续来了不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景象。我那个三十七人的班级,来了十九人。那时候的疫情形势很紧张,三三两两拖着行李箱从全国各地赶回来,而且脸上捂着的口罩,天气微热,头上都汗津津的。给毕业生进校的时间很短,他们收拾行李托运,拿到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报到证等资料,办理好手续,就必须马上离校。以往的毕业生离校前有毕业典礼、授予学位证书仪式,学生自己或一个宿舍、一个班级照一张

或几张着不同服装的毕业照,在离校前最后的一刻,把自己最美好四年岁月的最美丽的形象在一瞬间定格。可这一年,空气中都充满着紧张与危险的气氛,学生不能到老师办公室,也不能聚集。学生从十七、八岁入校上大学,到二十一、二岁大学毕业,这四年属于每一个人青春最美好的岁月,将来学生回忆起来,这么重要的节点成为一段空白,那时候学生会多失望?想到这些,我就与班级干部筹划了毕业纪念品的事情。由我自己出钱,让团支委书记在网上联系,为每一位学生订做了一个有机玻璃的白色方章,上面刻上每个学生的名字,相约多年后,班级同学再相聚,以方章为证,还特意为我刻了一方,里面的大字是“老师,你辛苦了”,小字是“岁月易失,心中的感激不尽。”学校和学院不能大规模聚集,我就组织我们班的十九位同学,到这个教学楼的一楼找到一个教室,各自分散坐下,穿上我提前借来的全套黑色学服,戴上口罩,做足疫情防控防护措施。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我这个班级大学期间最后一次班会,班会由班长主持,首先,我在讲台上为同学们讲几句临别鼓励的话,望着一个个曾经熟悉的面孔被大口罩罩着的情状,再加上马上就要分别的心情,我的眼睛湿润了。然后是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班长念名单,学生一个个从我手中接过自己的证书和那一小盒方章毕业纪念品,我为他们揭开帽子上的流苏。这个时候,一位同学用手机播放出那曲《毕业歌》,当“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的旋律响起,大家不约而同地跟唱起来。长得娇小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小姑娘特意在教室后面,随着歌曲轻柔地舞蹈起来……这个毕业班会的最后一个事项是照班级合影。虽然全班人回来刚过半,人员不全,可毕竟以后再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当时准备不足,也没预先找好相机,这个教学楼中,只有学生的楼管阿姨,听到让她帮忙照相,非常高兴地跑到台阶前,同学们穿着我借来的学服,戴好学士帽,除了几个同学,其他都摘下了口罩,随着女楼管的指挥,同学们兴奋地一次次摆拍姿势,最后还来了一个抛学士帽的动作……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个班级的那些考上研究生的同学也该进入新的毕业季,酝酿下一步职业规划了,那些走上社会工作的同学,也在不同岗位上拥有了三年的工作经验。每逢我走到这座教学楼的前面,望着那一层层台阶、三三两两进出的学生和远处飞上飞下的喜鹊,忍不住就想起这唯一一次毕业生特殊合影,想起这些同学们,暗暗为他们祝福!



漏泄春光是柳条

沈顺英

杜甫说,漏泄春光是柳条。其实,柳是春天的引路人。春风柳上归,柳条是摇曳的笔锋,吐芽的小楷体。 沥沥的春雨,挥动着它的长鞭,温柔地催促着大地的万物。几回雨过,那湖边的杨柳,就一天胜似一天地,挂上了更加悠然的柳色。 任手指轻轻地从绿色的枝条抚过,你会惊讶地发现,有一枚绒绒的柳花,软软地卧在叶片之间。柳花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一枚硕大的毛毛虫,刚在春风里睡醒。“雀啄江头黄柳花”,说过路的鸟雀被柳色映花了眼,索性把柳花当成肥肥的毛毛虫,欢喜地啄食。让人怀疑的是,有那么笨的鸟雀吗?十有八九是鸟雀们啄着玩儿,就如同孩子看到新奇的东西,总爱试探着靠近去抚摸一下。 写柳花的诗里面,最喜欢的还是这句:“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读起来风流可爱。便连小小的柳花,也因着吴姬娟娟的情意而可堪赏玩起来。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呢。 常见人把柳絮当成是柳花,其实柳絮是花褪后蒂结的种子。柳絮熟后,轻飘如棉,随风飞舞。柳便逐风而生,在土地上落脚,在水岸边扎根。 不管是柳花还是柳絮,诗人们只顾把它们写入诗中。你看“江上柳如烟”“青青一树烟”,偷走了迷离的杨柳,偷走了绵绵不断的情;“春愁如柳絮”“柳絮池塘淡淡风”,那是借风偷走了纷飞的柳絮,偷走了团团的愁。“池上无风有落晖,杨花晴后自纷飞。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穷不得归。”这是唐朝韩愈描写柳絮的诗。夕阳西下,诗人坐在清澈如镜的池塘边,静心地看着柳絮飘落在水中,纤细的绒毛被水浸湿。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青烟”;“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不论是流连于故乡的柳林,还是漫步在异地的柳堤,无不陶醉在春色之中,尽情享受春日的温馨。 小时候,柳絮飘飞的季节,最爱玩的一种游戏便是四处追逐这些飘飞的柳絮,把一团柳絮托于手中,轻轻吹口气,看它在空中快乐地飞舞,好似雪花飘飞,令人遐思无限。 作为一家豪放派词宗的苏轼,也写过不少细腻婉约之作,《水龙吟》便是吟咏柳花的:“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篇惜花词章,堪称此类词中极品。 朱自清在他的名作《梅雨潭》里说:“那溅着的水花,微雨似的纷纷落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像是杨花了。”这里的杨花,也是柳絮。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鸟恋旧林,鱼思故渊。人一旦离开故国土,怀乡之情便会相伴终生。一经触动,思绪便会喷涌而出,也就成了文学创作的源泉。 风吹柳花一路香,我会记住这明媚的季节,在风中,在梦中,回到柳条般柔软的故乡。

春光正好 何不读书

苗晓娟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光正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何不于春风徐来之际,手执书卷,丰盈岁月呢?何不去喧嚣世界中,留些许空间给阅读,留一个梦境给书籍呢?何不于奔赴山海的路上,让阅读来陪呢? 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真的,朋友,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穿过你的血肉,融入你的骨髓,塑造你的气质,浸染你的品质,丰富你的修养,提高你的境界。读书能启迪人生,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凯勒说:“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读书给我们带来的力量是容不容小觑的。受挫时,李白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沮丧时,普希金告诉我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阅读给我们带来心灵深处的慰藉,在那些风风雨雨,孤独无助,辗转难寐的日子里,阅读能够让我们平静,给我们如沐春风般的感动。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摆脱郁郁寡欢、畏缩退缩的状态,迎难而上,乘风破浪。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确实是这样的,读书使人进步,不读书,便不知许多道理。书里蕴藏着诸多神秘又让人魂牵梦绕的知识。无知的人读了书,变得博学了;迷茫的人读了书,变得豁然开朗了;浮躁的人读了书,变得平静沉稳了。阅读使我们进步,阅读时我们不仅从书中汲取了知识的养分,还读到了许多道理,更从中认识了许多历史名人,如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孔老夫子、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等。阅读能让我们与他们进行跨越千年的对话,使我们不再无知,不断进步,不断提升。 书里包含了一切,书里有山川大海,有浩瀚星河。于阅读中,我们可观低吟叹息的杜甫,意气风发的周国瑾;于阅读中,我们可闻辛弃疾渴望报国的疾呼,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呐喊;于阅读中,我们亦可与城市的水水马龙擦肩,与田园间的禾穗杂草共舞。阅读能把我们带到一个又一个妙不可言且令人流连忘返的世界,在这里我们轻合双眼,呼吸书香,尽情享受。 眼下春光正好,朋友,你有多少没有认真读完一本好书了呢?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里,读书能让我们“偷得浮生半日闲”,能让我们寻觅到心灵的桃源。静心读书,丰盈世界,愉悦身心。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同一个高尚者对话。”目光时时刻刻聚焦手机屏幕,接受着海量的碎片化信息,阅读仿佛在日渐淡化。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人的阅读;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今日之中国处于河间峡谷、风过隘口的关键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营造一个书香浓郁的社会环境。 最是书香能致远,悠悠书香伴人生。让我们于悠悠书香中,分享感动与幸福;于草长莺飞之际,以卷卷墨香盈岁月!

我想握住你的手

张羽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你的手宽厚,温暖,却又布满老茧,粗砺不堪。而就是这样的一双手,撑起了名为家的港湾。 小时候的温存总是那么短暂,一年归家一次的你总是笑着说不会走不会走,那一遍遍温柔的保证哄我安然入睡。迷迷糊糊间,似乎听见了你不舍的叮咛:“在家要乖乖的哦,要听妈妈的话,爸爸出去赚钱给你买糖吃……”大大的手掌一下又一下地轻抚我的小脑袋,安抚着我又沉沉睡去。天色微亮,远山初显轮廓,有风吹过,好像是树在替你向我挥手告别。我静静看向远方,直到黑暗中的背影被完全抹去,泪水潮湿的脸庞干涸了痕迹…… 后来,你亲手把我牵到了身边,我认识到了外面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也看到了你的行之不易。这座城市的冬格外寒冷,凌晨三点的钟声,寒风肆虐,彻骨彻骨,你却仍能像往常一样悄无声息地起床,饭也不吃就奔赴工作场地。多个和你一样早起早黑的工人开着对应的工作车排在那轰轰吐露的机器房前,仿佛那就是你们的饕餮盛宴。 黑暗无边无际,伴着寒风侵袭,呼呼的声响在夜里清晰。你开着车载着上百块“新鲜出炉”的泥砖穿梭在一排一排的砖行里,在安排好的地方停好车,左手一拨,右手一托便将四五块车上的砖利索地堆在地上,俯仰仰仰,又是一车。呼出的白气遮盖了你的面容。我曾问你为什么不戴手套工作,这寒冷的风将一双手冻得僵硬麻木。你不甚在意,还说这个砖是热乎的,不怎么冷。昏黄的灯光下,那一块块黝黑的砖似有若无的散发着“热气”,可只有接触它时,才发现这只是皮肤上的善意,它就像贪得无厌的孩子,表面纯真,实则一点一点汲取掉你的“热气”,回报的是透骨般的寒意。我知道,刚产出来的砖如新生儿般脆弱,粗制的手套会使其留下痕迹,损坏的砖按块钱计,保暖的手套不

利于你工作,一分一秒都是金钱的较量,谁会跟钱过不去?哪怕冻疮侵袭,重至溃烂,一根根手指的跟红萝卜一样不能弯曲,你也只是烧水烫烫,抹点药,不会耽误一天一时的疗程。冻疮像是不听话的孩子,一轮结束一轮又来,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本以为熬过了这个冬天就好了,可是明年、后年,每年,他都会准时跑出来,许是他怕孤单,只能用笨拙的方式表达喜欢。我担忧地希望你养好再去工作,你却摇摇头,打趣地问我胖嘟嘟的手指可不可爱。我一点一点细心地给你抹着药,低垂的头热泪盈眶,喘着气笑着说:“可爱。爸爸的手怎么会不可爱呢……” 到了高中,我们只能一周说一次话,你换了一份工作,似轻松又繁重,轻松的是不再像以前一样受风吹雨打,电子零件的组装似简实繁,按件计算工资的方式让你更加卖力。最近你的手被细菌感染,可你始终没有给我看一眼,只说严重,没啥大事儿,让我不要担心。我知道,我看了也没什么用,只能口头关心几句。妈妈说你的手挺严重,去医院看了也没什么效果。固执如你,仍坚持完成每天的工作量,有时甚至还加班,我听得心酸涩,却又无可奈何。 别人总说跟你像,尤其是手,我的简直就是你的缩小版,可你的手粗糙遍布,我的手细腻光滑。我在新浙大,你在慢慢衰老。过去你握住我的手,从牙牙学语到独当一面,未来我会紧紧握住你的手,从春到冬,直至暮年。



疙瘩汤

李照峰

我素喜疙瘩汤。疙瘩汤上不了席面。偶尔外出吃饭,没有外人,我常点份疙瘩汤。烟台的疙瘩汤以海鲜居多,饭馆吹嘘得好听,味道其实一般。在外用餐时,虽然不再对疙瘩汤抱有奢望,但是我能点点,可点必点,这大约就是曾国藩的“屡败屡战”了,他用百折不挠练兵作战上,我用在锲而不舍点疙瘩汤上。 我在家常做疙瘩汤。做疙瘩汤,首先要有汤。首选是鸡汤,选散养的鸡,炖汤时丢进去几片姜,别的佐料不放,汤清而鲜。其次是龙骨汤。大骨汤嘛,所以较次。若用大骨汤,宜先冷藏,刮去表层的油。 再来说拌疙瘩。在碗里打两个鸡蛋,另用一个比碗大些的盆盛面粉,铺在盆底。舀出蛋清倒面粉里,用筷子迅速搅拌。切忌倒多,倒多就变成蛋清和面,不成疙瘩而成面团了。掌握不准量时,可分多次,每倒一次就迅速搅拌,不足再加,拌出大如黄豆、小似米粒的面疙瘩,盆活,不见散面粉,功成。拌好的面疙瘩静置,让蛋清从里往外浸一浸,让疙瘩略微微干,煮出来更爽滑劲道。蛋黄和剩余的蛋清搅匀备用。若嫌蛋清拌疙瘩麻烦,可选用怀山药,去皮,拍碎,加面粉搅拌均匀,即成。用怀山药拌疙瘩,面粉用量减少。 起锅,添鸡汤,加姜末,可选择加入虾仁、扇贝丁、肉丁,不宜多,煮开。做疙瘩汤,我不用油和姜末煮锅,为的是低脂饮食。除非没有鸡汤骨汤,才用姜末煮锅,加水,那味道和鸡汤做出来的就两样了,饭馆里才这么做。往沸腾的汤里倒入面疙瘩,边倒边搅拌,防止疙瘩粘连。加入焯水后切碎的菠菜叶,淋上搅匀的蛋液,撒上葱花,加盐,关火,出锅。一定选用绿叶菜,常用菠菜、芹菜叶、油菜、茼蒿叶,焯水时先滴入几滴油,焯水后更加翠绿,增食欲。做疙瘩汤,我不放香菜香油,香菜香油冲疙瘩汤的鲜味,鸡精味精更不用。 曾用鸽子汤做过一次疙瘩汤。鸡的使命好像是供人享用,炖鸡心安理得。鸽子似乎有更好的使命,炖鸽子总感觉怪怪的。我这是看鸡下蛋。那年家人做手术,据说喝鸽子汤有助于伤口恢复,于是也就顾不得自己心安不安,炖了鸽子汤,第一天喝清汤,第二天用鸽子汤做了疙瘩汤。



摄影/潘奕杰(文学院)

潮汐地

张勇

乡村初春

春天,乡村总是那么急急匆匆,乡亲们忙着忙碌的农活,匆匆走向农事。乡村更珍惜春光,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乡村构思和书写美好的开始,是村庄绽放笑容和梦的开始,是乡村抽芽憧憬的时节。所以,乡亲们送孩子上学,就开始走向田野,走向果园,走向大棚菜,走进春天是美好时光。开始追赶一个灿烂的春,追赶一个旺盛的春。 冷落了一个时段的犁、锄、镰,被乡亲们操起,取手的鞭梢划开辽阔的田野,老牛牵引蛇行的犁耙,将肥沃的土地翻起波浪连漪,书写田野新的章节。扶犁的乡亲,追随在犁牛的身后亦步亦趋,一支古老的小曲似天籟之音,奏响乡村春天的乐章。让春天的田野迈向憧憬与美好的画卷。 乡村的初春,山川开始返青,大片大片的麦田翠绿旺盛,微风吹过,整片整片的麦田绿波荡漾,铺展田野绿色画卷,铺展乡村绿色的梦。每一支